

其实，我是一个演员。当然，可供我表演的舞台只有一个：人生。

为了我只有如此狭窄的表演区域，似玉经常觉得遗憾，他一直认为我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去展现我的多才多艺，可没办法，俗话说得好，天总是不遂人愿的。

哦，还要交代一句，似玉是我的双胞胎弟弟。我是他姐姐没错，他是正儿八经的男人一枚，可惜有个正儿八经的女人，为此他一直很痛苦，认为天果然是不会遂人愿的。

再来说说我的演员生涯，或者说我的人生，那是相当简单。

首先，我今年考上了S大建筑系，这个“壮举”让我自己都大跌眼镜，因为从S大建筑系毕业的学生从来都是供不应求，就业出路好得简直是不可思议。

其次，每个寒暑假或周末的白天，我一般混迹于S城内各大公园、景点、古迹之中，穿上或民族或卡通或古装的衣服，摆出或奔放或Loli或妖娆的造型，我的台词只有一句：先生（女士），要不要照张合影？很有纪念意义哦！很难得哦！你看我的衣服，是具有典型S城特色的民族（古典）服装。五元钱一张！很便宜哦！

晚上，我会混迹于S城内各天桥、酒吧街、人行道，穿上宽大的夹克衫，台词有所变化，比如遇到男士，我会问：先生，要毛片不？10元一张，便宜哦。

说完这句台词，我还有个动作，就是扯开夹克衫，里面密密麻麻贴满了有着简单封面的VCD碟片。

其实我原来不卖毛片，卖动画片，可不管卖啥城管都要抓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卖毛片吧。可是我卖毛片也有原则，绝对不会卖给未成年人。

这就叫职业道德，我觉得我很有职业道德。



如果上天再给文初一个重新应对那该死的敲门声的机会，他一定会说：“不许进！”如果一定要在这个“不许进”前面加上期限，他希望能是：一万年。

九月初的S城，偏热。

离S大新生报到的日子还有两天，可也有学生领着众家长提前到校，免得临时手忙脚乱。

S大的世园C区是美术学院油画系大一新生的男生宿舍区，进进出出的人还挺好的，只见鲁如花身穿一件半旧宽大恤衫，头戴压低了的棒球帽，身背一个登山包，手捧一叠粉色广告传单，站在C区广告栏板前认真地贴着小广告。

广告内容如下：新同学们，你们好！你想在S大度过完美的四年吗？你想要旧书、旧杂志吗？你曾经有过腹中饥饿想叫外卖可外卖却不肯送的经历吗？你想租自行车吗？你想游览S城吗？你头痛脑热需要针灸按摩吗？你想领军训物品可又不想排队吗？你想加入学校各活动组织而苦于无报名门路吗？你想购买折扣最多的IP、IC卡吗？如需要，请拨打如下电话：137……电话一响，随传随到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！

“呃，有风油精吗？”有好奇驻足观看者，念完了广告，试探性地问着鲁如花。

“你是要七神、广发，还是草本？”鲁如花一看来了业务，扶了扶帽檐，神采奕

霄云外了，她心想，说不定进了货会销路不错哦。

文初皱紧了眉，冷哼一声，大步流星地继续朝前走，根本就不打算答理鲁如花。一想到自己全裸着被这个财迷看光了，他就气得想吐血。

文初忽然生生地停住了脚步，扭头冷冰冰地交代了一句，“刚才的事，不许说出去。”

“那你衣服在哪里买的？”鲁如花自然明白文初指的是什么事，趁机又问。

“跟你有关吗？你也想买吗？”文初手插进裤兜，反问。

“贵不贵？”

“米兰定做的，你说贵不贵？至少你手里这叠零钱，是肯定不够的。”文初微笑着，刻意地强调那个“零”字。

鲁如花是谁啊，久经沙场的人啊，她立马听出文初话里的硝烟味儿，浑身的征战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却还是保持着职业微笑，甜甜地回答说：“积少成多，水滴石穿，以零化整，星星之火还可以燎原。”

“呃……什么意思？”文初听得有些蒙了，说实话，他之所以被赶回国内的原因，就是中文能力有点儿差，口语交流是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再难点儿的他就不明白了。为此，自诩爱祖国爱中华文明的文家老爷子文略语大为光火，这才当机立断把文初送回了国内。在他看来，这个什么油画根本比不上中国的水墨山水，学不学得好，无所谓，反正将来文初和文斐都要继承文家的产业。

“听不懂？”鲁如花还是有点诧异，寻思着自己语速也不快，也没说什么生僻词，可这小子一脸迷惑倒不像是装出来的。

文初感觉脸稍稍热了下，冷哼一声，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，心里却在嘀咕，朝前的脚步自然也慢了半拍，倒像是有点儿磨磨蹭蹭了，嘴上却还是不肯饶人，“你说什么和我有关吗？无聊透顶。”

鲁如花也并不过分计较，在她眼里，人分两种：一种是卖了东西给他的人，另一种是没卖成东西给他的人。

前者自然是好人，后者则是潜在的好人，不过像文初这样的，大概属于介于两者之类的第三类人：欠抽型潜在好人。

“我说什么和你的确没关，不过有样东西还就适合你，这次我推荐的绝对没

意一路磨蹭着走。他只是好奇，只是好奇而已。这一路走来，鲁如花不断地和路人打着招呼，好像这全校有一半人都认识她。文初就奇了怪了，她不是建筑系的新生吗，怎么人脉这么广，难道就凭她背的那个“流动售货机”？哼，人果然都是物质生物。文初心想，绝不照顾鲁如花的生意！

直到那个自行车出现，鲁如花叫他肖青，是她同班同学？文初后脑勺没长眼睛，实在也拉不下脸面扭头瞧瞧这肖青究竟是何许模样，再加上鲁如花嚣张欠扁的那句话，如花似玉这对姐弟自己是鄙视定了，定了！

真是狗落哪里来着……被虎欺！呃……不对，是虎落哪里来着被狗欺。不就有个自行车吗？改天把家里的跑车开出来，呃……自己怎么会有这么俗气的想法？鄙视！

于是乎，文初思索着自己究竟是狗还是虎，被什么欺负，同时又落在哪里以及自己是不是有了暴发户心理等疑惑，回到了自己的宿舍：世园C区。

推开205的门，鲁如花正拿了一些衣服放进盆里准备拿到小阳台上去洗，大概是鲁似玉的。

两人擦身而过的瞬间，文初颌首微笑，意思是：你以为你气得到我？我是绅士，不和你计较。

鲁如花也颌首微笑，意思是：你以为你气得到我？你是顾客，顾客是上帝，我不和你计较。

微笑归微笑，两人结下的梁子仍旧是比天高、比海深啊……

不过这鲁如花还真是个二十四孝姐姐，连鲁似玉的衣服她也过来洗。

文初随手把军训服扔在自己的床铺上，鲁似玉正安静地画素描练笔，看见文初进来了，只是抬头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，并不多说什么。

黄京宇他们也不在，军训服整齐地搁在床上，想必是鲁如花刚放上去的。

文初想说几句，可还是忍住了，鲁如花愿意帮她弟弟排队领军训服，愿意帮他弟弟洗衣服，旁人也没理由指手画脚。

不过，阳台上那个人就不累吗？文初的眼睛不自觉地瞟向阳台。

“似玉，你的洗衣粉在哪里？”鲁如花忽然扭头问，隔着玻璃，把文初纳闷儿看自己的眼神逮了个正着。

文初的脑袋里嗡的一声，热血涌上头部，难怪鲁如花说吸汗、柔软，自己怎么就会这么傻，怎么就上了她的当？明知道她唯利是图还要帮她，还要照顾她生意。鲁如花，你太过分了！

文初愤怒地从鞋里扯出卫生巾，刚想扔在地上，可偷偷打量了一下，操场上操练的班级很多，这要是被哪双眼睛看到他掏个卫生巾，还不得笑死？文初铁青着脸，把该死的卫生巾团成一团塞进裤子口袋。

鲁如花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敌人！

文初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从心底说出这句话的，鲁如花的所有恶行在此刻无限放大，他不知道这个鞋垫儿事件究竟是不是鲁如花故意而为之，可是无论是否故意，都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。自从回国，自从到了S大，自从认识了鲁如花，霉运就连续不断地涌来。

自己不能再心软了，对于鲁如花这种市侩、小气、唯利是图的女生，绝不能再心软！

“啊嚏！”此时此刻，鲁如花正骑着破自行车穿行在S大的林荫路上，打了个大的喷嚏。

谁骂我了？鲁如花揉了揉鼻子。

忽然手机响了，鲁如花边骑边接听，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文初，他的声音很平静，“鲁如花。”

“文初，你买什么？”鲁如花笑着问。

“你在哪里？”文初反问。

“我在……这是哪里了……哦，去蓉湖的路上。”

“那好，五分钟后蓉湖见。”

“呃，有事？……喂？喂？”鲁如花纳闷地挂了电话，心想，文初有点不大对劲儿啊。

九月的蓉湖，是S大内最美的风景之一，蓉湖还有个俗称：鸳鸯湖。

顾名思义，此处经常有鸳鸯出没。不过现在是白天，鸳鸯没有，冤家倒有一

至于鲁如花究竟每个月能赚多少钱，那是个谜。总之，她的生活从未改变过，自行车还是那个二手的，背包还是那个巨型的，发型还是那个直短的，衣服还是那个简单的。

建筑系的课程很重，她来世园 205 的次数减少了。偶尔，文初一行人会在食堂遇到她，她的笑容永远是灿烂的，不带一丝疲惫。

另外，有一点是值得提的，就是她和 205 宿舍的关系，有愈发友好的倾向，当然，文初除外。

其实鲁如花又勤快，嘴又甜，没理由讨人嫌嘛。这点就连文初也没话说，可在经历过开学的看光光事件、山寨服装事件、乌龙亲吻事件、卫生鞋垫儿事件之后，文初认为他能做到不讨厌鲁如花，还准许她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就已经是对她足够的恩赐和尊重了，至于友好，还是算了。

“鲁如花，有牙签吗？来一包！”前排餐桌，有个男生回头问鲁如花。

此刻鲁如花正跟 205 的四个男生坐在一起吃饭。

别人吃饭就是吃饭，她吃饭还要兼卖餐纸之类的小玩意儿，常常一顿饭会被打断五六次。

“有啊！”鲁如花翻出背包里的牙签袋，扔给刚才喊话的人一包，“送你的。”

“谢啦！”那男生也不客气了，扬了扬手。

鲁如花微笑着回过头，继续和自己面前餐盘的芹菜炒肉丝战斗。

冷、很冷……鲁如花忽然感到有不和谐的眼光正向自己袭来！

猛抬头，那股寒冷果然来自于斜对面的同学：文初。

“干吗？”鲁如花嘴里含了饭，诧异地问。

“他买什么了你就给他赠品？鲁如花，我们照顾你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为什么没白送过我们东西？这就是你的做生意手法？”

“呃……”鲁如花费力咽下了饭，“你们的运动鞋是谁帮你刷的？昨天的点心盒谁帮你们拿的？军训的迷彩服谁帮你们处理掉的？文初，别计较这么多嘛。”

呃……也对。文初貌似不以为然地收回自己的视线，心想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计较了。不过……不过自己在干什么？因为一包牙签跟小商贩计较？不会吧？难道自己也变得市侩了……这破 S 大……破食堂……破事……这都什么破事儿！郁闷，

吧，鲁如花，你不是能干吗？那我给你机会让你大赚！他摸出手机，恶狠狠地拨通了那个随传随到的号码，然后刻意放大了声音，“喂，鲁如花。”

鲁似玉仍旧在看书，并没有抬头。

“马上过来！嗯……当然是有事，没事儿打你电话干吗……二十分钟，抓紧。”文初挂了电话。

鲁似玉还是在看书，只是没人注意到，他的书页已经许久没有翻动了。

果然，二十分钟后，205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，文初立刻跳下床，迅速打开门，伸手把站在门外的人拉了进来，然后关门。动作一气呵成，快得让鲁如花有点犯晕，“呃……你们宿舍着火了？”

文初并不说话，只是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。

的确有几天没见了，她好像瘦了些。

黑色的围巾仍旧胡乱围在她脖子上，衬得她脸只有巴掌大。头发梳起来，有碎发飘着，显得有些凌乱，大背包仍旧背在身上，怀里还捧了几本精装版画册。天晚了，外面大概是有点冷，也或者是她骑自行车来得急了，脸颊红红的，仍旧带着她惯常的职业性的笑容。

“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！你们宿舍快关楼门了，我差点儿混不进来！”鲁如花笑着走向鲁似玉的床铺，把怀里的工具书递给他，“给你的，鲸鱼说有用。”

鲁似玉接过画册，默默地看向鲸鱼，鲸鱼耸了耸肩。

“以后不用买了，这些在网上都看得到。”鲁似玉抬头看着如花，只是淡淡叮嘱了一句。

鲁如花不在意地摇了摇头，“那不一样，鲸鱼说这是你们导师指定的参考画册，肯定有用。”

“呃……是导师指定的，”鲸鱼凑了过来，好奇地从鲁似玉手中拿过一本翻看着，边看边感叹，“不过我真没想到你舍得买，这就套精装版的……够你一个月生活费了吧？”

“这算什么？”文初站在鲁如花身后，冷着脸加了一句，“似玉将来的画是按照厘米卖的，对吧，鲁如花？不过就是不知道那钱会不会让你花。”

鲁如花愕然回头，“文初，记仇是一个男人最要命的缺点哦。”

“不去。”鲁如花断然拒绝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鲁如花沉默了一下，想了想还是柔声回答：“文初，真的谢谢你这样关心我，上次去你家……已经很打扰了。其实……如花其实不如花，如花是仙人掌，在沙漠里都能生存。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，就请对似玉好一点儿，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真的。”

文初并不吭声，只在心里叹了一口气。如花其实不如花，这话从鲁如花的嘴里说出来，分量很重，压得文初心里闷闷的。



文初在一旁看得打了个冷战，“女生用凉水洗脚，不大好哦。”

“我又不坐月子，洗好了，你来。”鲁如花龇牙咧嘴地蹦出盆子，快速擦干了脚，觉得这小屋越来越冷。

文初站在一旁皱眉不动，坐月子？这女生真的不像个女生，瞧瞧这话，随便就说出来！

“不洗脚不许上床！”鲁如花见文初不动，立即开口威胁。

“哪来的床？破台球案子。”文初嗤之以鼻。

“不洗脚不许上案！”鲁如花摆了摆手，也不再答理他，自顾铺床。

文初越来越郁闷，鲁如花的一系列表现让他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，按说这小屋里孤男寡女的……她不应该害羞吗？她不应该表现得像个……吗？为什么她就这么……啊！反了，全反了！抓狂！

可是她说了不洗脚不许上案……文初郁闷地倒了鲁如花的洗脚水，又郁闷地自己接了盆凉水，然后傻站着说：“我没拖鞋。”

鲁如花回头看了看他，眼睛一亮，文初发誓，她真的是眼睛一亮啊。

“十块钱一双。”鲁如花不出一分钟就翻出双拖鞋递给文初。

文初一点儿都没感觉惊讶，他认为就算鲁如花此时从小屋翻出个原子弹，也不是件稀奇的事。

“普通毛巾一条十元。”鲁如花继续笑眯眯地说。

“我又是上帝了？你又发现财路了？”文初好笑地看着鲁如花。

“这小屋呢，虽说冷了点，可是风水不错，空气好哦。”鲁如花蹿到文初旁边，“难得你有机会睡台球案子，也算是人生体验，这样吧，一晚上收你五十，不贵吧？”

“财迷！”文初简单地表示了鄙视。

“先记你账上，回头一起收。”鲁如花并不介意文初的鄙视，服务周到地又陆续递来了香皂、旅行洗漱套装包等，并纷纷以不二价的形式处理给了文初，而且服务是相当周到。

文初看着鲁如花的神色越来越活泼，越来越高兴，心里也稍松了口气，至少，那个熟悉的鲁如花又回来了。

“唔……”鲁如花根本没办法说话，文初也压根儿不给她说话的机会。

“还摸了哪里？啊！鲁如花你还敢踢我！”

“文初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！”鲁如花几乎是整个挂在了文初身上，她的唇齿间还有着文初的味道，夹杂着淡淡的红酒香气，却没有温暖，只有意外的强迫。鲁如花手臂使不上力，可还有腿啊，她半悬空半蹬踹，开始使用九阴白骨脚。可惜这个脚……毕竟是不大好用的，空有动作，没有威力。

“我死定了？我死之前也要看看你的左青龙，嗯？左青龙呢？”文初几乎是用抱的，把鲁如花挪着位置，一直按到门边的墙壁上，再背过她的手臂，把她松松垮垮的毛衣外套扯到手肘部位，鲁如花外衣里面穿着那没有袖子的红舞裙，这下整条手臂等于直接暴露在文初的视线之内。如果是夏天，如果换种场合、换种姿势，这大概不算什么了，可是……可是这所有所有的外界条件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文初和鲁如花之间无比诡异、让人窒息的气氛。可文初显然还没意识到这点，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气、气、气，“哪里？青龙在哪里？白虎呢？白虎又在哪里？鲁如花你以为我是白痴吗？你以为你是黑社会吗？哦，胸口还有老龙，我倒要看看哪里还有条龙！”

文初一边说，一边就真的按住了鲁如花的左……软软的……太软了……红裙的领口本来就是个V，现在两个人一扯一闹，V领几乎变成了深V……雪白的……

可是这抹雪白，也成功地打消了文初翻江倒海的酸意，外加鲁如花心急火燎的挣扎。

世界安静了。

文初的手仍旧停留在那片……雪白上面。鲁如花仍旧只是脚尖能够到地面，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她本能地双手钩住文初的脖子，她发誓她并不是故意挺胸……实在是……实在是剧烈运动之后的气喘吁吁……胸口很热，左胸，她瞪大了眼睛看着左胸上文初的大手……缓缓抬头再看看好像比她还要震惊的文初……再低头看手……再抬头看文初……

就在鲁如花想要尖叫的最后一刻，205宿舍的门外传来脚步声、笑闹声……是鲸鱼他们回来了。

“文初，在吗？开门。”是鲸鱼。

此时鲸鱼声音的出现，无异于一场倾盆大雨，彻底把处在混沌状态中的鲁如花

什么，她读不出，也读不懂。

“好，既然是我答应过你的那我就让你画。”鲁如花还是推开了文初的手，转身回到画室的中间，那里有张椅子，本来就是为模特准备的。

脱掉外套，鲁如花坐在椅子上，朝画室的窗外看着。她不是故意要以侧面对着文初，而是……而是不想再看到文初的眼睛。

画室里恢复了安静，文初一点一点地拿出画具，支好画架。

室内的光线很柔和，略有些暗，却更好地勾勒出鲁如花侧面的轮廓。

文初想，这是第一次给鲁如花画画，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次。

其实鲁如花的眼睛很大，不过她好像总是眯着眼睛在笑，哦，也有瞪圆的时候，比如第一次见她那次，在 205 宿舍。当时自己没穿衣服，转过身面对她的时候，她的眼睛就瞪得溜圆。文初忍不住微笑，那时候的鲁如花，和现在多么不一样！

她的鼻子小巧，又很挺，这点他早知道，早在和鲁如花一起住在文斐的公寓里那晚就知道。那晚，公寓里的花洒坏掉了，他和鲁如花被水淋湿，站得那么近，他甚至看清了鲁如花鼻梁上那粒小小的雀斑。那晚，也是他和鲁如花的第一次吻。

她的嘴唇很柔软，小巧，吻了之后会微肿，泛着粉红的湿润色泽。她不会吻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，文初甚至记得圣诞舞会那个晚上，他把鲁如花按在门边抚摸她的每一个细节。那不是故意的，可是……可是却让他明白了自己有多喜欢鲁如花。

可是他明明喜欢她，明明是喜欢她。

文初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，他知道这些解释对鲁如花这样的仙人掌女生来说是肯定没用的。他丢掉了她的衣服、赖以生存的大背包，他甚至还丢掉了水晶吊坠和黑围巾。

那么他还有什么？还剩下什么？与其说丢掉的是鲁如花的東西，不如说是丢掉了文初曾经努力过的一切……

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文初的笔一直悬着，画布上干干净净，不落一点色彩。鲁如花已经靠在椅子上闭了眼睛，呼吸逐渐均匀，竟然像是睡着了一样，可文初却发现，他根本画不出。

绣花也行啊，只要我家如花喜欢。”

问：“呕……”

三问：“文初，你究竟喜欢鲁如花什么？”

答：“我的如花贤淑、温柔美丽、楚楚动人、从一而终……”

问：“文初，我昨天看见鲁如花和肖青一起去食堂吃饭了。”

答：“哪里？吃饭？这个红杏出墙的女人，简直是水性杨花！”

问：“汗……”

总之，类似于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 205 发生着。文初承认，自己绝对是鬼迷心窍，可那又如何？如花其实不如花，可他就是爱她不如花。娇滴滴的女生不是不好，小鸟依人的也不差，可偏偏都不是他的那杯茶，他心甘情愿地被鲁如花收服，一点儿不觉得有什么好难为情的。

喜欢一个人，表白，然后全心全意在一起，哪怕结局未知也要如此，不是吗？

有时间想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，不如多想想要如何对她好。

这就是文初爱的宗旨。

当然，文初也明白，鲁如花目前为止还不是真正意义上“我的如花”，要想取得最后的成功，不动点脑筋是不行的，还需要点小小的机会……

快放寒假了，除了要考试之外，鲁如花的生意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。她的业务范围已经拓宽到代订机票、火车票、汽车票，代购返家礼品的层面上。她通过网络，召集了许多有志人士来参股，并设计了详细而又科学的表格，谁哪个时间有课，谁哪个时间是空余的，她都通过表格了如指掌，这样就可以尽可能人尽其用，绝不浪费一点儿资源。

可越忙越快乐，瞧着订单愈来愈厚，鲁如花做梦都会笑醒，她觉得 S 大真是个聚宝盆啊，哈哈哈！

不过挣钱毕竟是副业，主业还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可是一大早上进班级，鲁如花就觉得身边阴风阵阵，一定有“奸情”。

“鲁如花同学，有要事相求啊，不知可否借一步谈话？”李咸竹大班班长装模作

物。”文初耸了耸肩，目光坦然。

“你就不能别整天把喜欢挂在嘴边啊！”鲁如花吐了吐舌头，“整天挂嘴边的，基本都是表面的，假的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我喜欢你，我就是整天对着你说。”文初不以为然，“你那是什么怪理论，谁说整天挂嘴边就一定是假的了。我告诉你鲁如花，我对着你说的喜欢，比我这辈子曾经说过的喜欢加起来的总和还多，所以你得对我负责。”

鲁如花瞪了他一眼，“胡扯！”

“是不是胡扯，你来证明啊。”文初更凑近了鲁如花，忽然从斜挎着的背包里拿出件东西，笑逐颜开地在鲁如花面前展开了。

是一条长长的、完整的黑围巾。

这条围巾，如花自然认识，而且非常熟悉，是文初帮她织的那条，现在终于完成了。

“我知道织得不好，”文初的表情忽然严肃了起来，拿着那围巾慢慢地围在鲁如花的脖子上，“样子也马马虎虎，花样……谈不上了，可这也是我第一件作品，不亚于我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珍贵。你勉强收下好吗？”

鲁如花由着他的举动，由着围巾绕上自己的脖颈，她知道这围巾会送给自己，她几乎每天都能看得到它的进展，可是……可是真的属于自己之后……心里还是说不出滋味，浓浓的甜、淡淡的酸。

“还有这个。”文初微笑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个精致的小盒子打开，拿出里面晶晶亮的一个小胸针，认真地别在鲁如花的黑围巾上，“我这几天一直在找这个，还好让我找到了，本来是个吊坠，和我丢掉的那个一模一样，可我想，做成胸针更好，可以离你的心更近……”

鲁如花低下头看着那个水晶胸针，在黑围巾的映衬下更显得晶晶亮，没错，还是那个捧着元宝笑的娃娃形状，被文初丢掉的那个。

鲁如花沉默着，手不由自主地抬起，轻轻抚摸着那水晶胸针。

文初紧张地看着鲁如花的表情，心里越来越没底，鲁如花脸上没显得特别高兴，也没显得无所谓，就是平平淡淡的，不悲不喜的样子。

“嘘，小点声！”鲁如花心有余悸地轻声说着。

文初大大咧咧地走来走去，她还真怕把留校值班的舍监给引上来，虽说舍监住的房间在一楼一角……

“胆小鬼！”文初故意斜眼嘲笑鲁如花，又忍不住大力拉她到自己的身边，抬起她下巴，仔细地看。

“不许看。”鲁如花裹着文初的外套犹自嘴硬。

宿舍里也不敢开大灯，只用了小台灯，光线柔柔的，文初的脸更加显得轮廓鲜明。

“我这么费劲儿才能来看你，你就不心疼？”文初扶住腰，皱紧了眉，“刚才没留意，我好像扭了一下，现在开始疼了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鲁如花不大相信。

文初呼了口气，松开了她，慢慢走到床铺下方的桌子附近，背对着鲁如花掀起了自己的毛衣露出腰部，“你帮我看看，真的磕了一下。”

鲁如花还是有些担心，走过去仔细看，好像是有青青的一片，又不大像，手指轻轻地地点上去，按了按。

“轻点，你谋杀啊？”文初不满地转身瞪了鲁如花一眼，“要温柔，要练习着温柔。”

“啪！”鲁如花一巴掌拍在文初的腰上，“温柔个六饼！”

文初闷笑着站直了，转身握住鲁如花有点凉的手，扯了把椅子坐好，又硬把鲁如花拉着坐在了自己腿上。

鲁如花明白挣扎当然是不管用的，就只有由着他，好气又好笑地把椅子上的垫子竖起来，搁在文初的腰后，让他能靠得舒服些。可一贴近了，就觉得文初呼吸愈发的重，鲁如花愕然想站起来，可哪里跑得掉。

“你现在就像恶霸少爷调戏小丫环，文初，这是不道德的哈。”鲁如花手撑住文初的胸口，咬牙切齿地警告。

文初才不理睬鲁如花的抗议，反倒强行把鲁如花搂过来，“恶霸就恶霸，这个时候我说了算，可算翻了身。”

“好吧，少爷，接下来你要干啥？”鲁如花的话服了软，语气却仍旧是硬硬的，就是不让文初得意。

“唱歌。”

不过十分钟后，文初就明白了，原来面案就是用来包饺子的……

他惊讶地坐在地板上，瞧着鲁如花认真地把面团揉长、揉细，再揪成一个个小小胖胖的小矮柱子，然后又把小矮柱子拍扁，再撒上点面粉。最后，用一个细细长长的红酒杯，轻轻转着压平那些小扁块，越压越薄、越压越圆。可做这些的时候，鲁如花的眼睛就没离开过电视，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了，文初实在是不明白，春晚就那么好看？

掂了一张薄面皮，文初认真仔细地研究了一会儿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文斐要是知道你拿他最喜欢的绝版水晶杯包饺子，不知道会不会杀了我……”

“啊？这杯子很贵？”鲁如花闻言停了手，不敢动了，“忘记了买擀面杖，在厨房看了一圈，只有这个粗细合适。”

文初哈哈大笑，“骗你的，普通玻璃杯！”

“啪！”一张薄面皮被直接拍在了文初的脸上。鲁如花凑近了文初，不许他动，然后在那张面皮盖着的鼻孔附近抠了两个洞，权当是给文初留了条活路。

面皮那么小，当然是盖不住文初的脸，可是却滑稽非常。瞧着文初无辜又无奈的可怜眼神，鲁如花大笑不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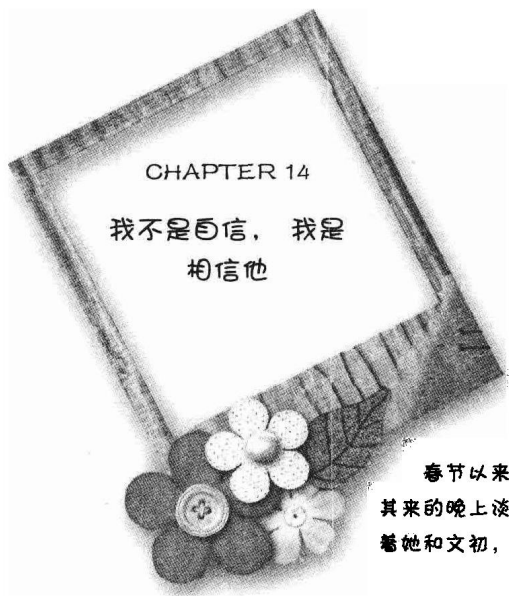
文初看着电视里热闹的画面，再看看脸色粉红的鲁如花，她眉梢沾了些面粉，可一点儿不觉难看，反而更生动有趣。

原来春节是这个样子的，原来两个人在一起的节日也会显得这么热闹，原来水饺是可以不用吃速冻的，原来饺子还可以捏出那么多的形状，原来晚会也不是那么难看，原来这个空空的大房子也可以这么有生气，原来被人命令着也会觉得心甘情愿，原来……这一切的原因，都只因为一个人：鲁如花。

十一点五十分，窗外的夜空终于有烟花燃起，是S市政府在江边放的春节焰火。大朵大朵的烟花升空，耀成不夜天。伴随着市民在江边放鞭炮的声音，一派喜气洋洋，一派团圆气氛。鲁如花高兴地蹦起来，端了包好的饺子跑回厨房，电磁炉上烧着的水刚好开了，一个个白胖白胖的小饺子倒下去，在锅里争先恐后翻滚着。

文初自然还是跟在她身后，寸步不离。

“以前只有我和似玉一起过春节。不管多穷、多苦，我们都会一起包饺子，其实他吃不太多，大部分饺子都是被我消灭了。可是吃饺子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，因



春节以来两个人共同营造的甜蜜气氛，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晚上淡淡地消散着。文暗语用自己的方式在提醒着她和文初，他们也许并不合适。

“大爷，张个嘴！”鲁如花一手捧着水果碟，一手用小叉子叉了块切好的水果，恭敬地喂到文初嘴边。

今天已经是初六了，文初这家伙终于不再跟在鲁如花屁股后面，终于肯进画室了，当然，是在鲁如花的威逼、利诱外加色诱下他才肯。很显然，他非常享受鲁如花对他的皇室待遇。

文初斜眼瞧了瞧鲁如花，怪腔怪调地回应，“爱妃，给朕捏捏龙臂，酸了。”

“文公公，哀家没有第三只手给公公捏了。”鲁如花咬牙切齿地说着。

文初果然愣了愣神，最开始是大爷，之后他自称朕，怎么这一会儿就成公公了……公公不就是太监？

“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……”为了报复鲁如花，文初又开始唱歌了。

果然，魔音一入耳，鲁如花立即将水果碟塞给文初，宣布她要跪安了。

文初自然是不依不饶，把她按到门旁又是亲又是蹭，折腾了好一会儿，直到鲁如花终于笑得快岔了气方才让她离开。



后，身体里那种闷着的疼就能减轻一些，可是终究是无能为力的……

夜然沉默着，注视着面前的鲁如花。她的脸颊涨得通红，穿的衣服并不厚，身体不住地颤抖着，像是冷，可眼底的两簇火焰足以让她整个人都燃烧起来。

“如果我说错话了，我道歉。”夜然忽然明白了现在说什么都是枉然，鲁如花不需要安慰，不需要帮助，甚至不需要方法。她毕竟不是迷迷糊糊的书呆子苏年华，她只是想说，需要说出来，仅此而已。她太紧绷了，也许是整个人已经紧绷了十几年。如果现在自己没出现在这里，恐怕她又是一个人消化掉所有的痛苦。她也乐于自己去消化，不希望被人打扰。可自己却在最不恰当的时候，自以为是地问出最让她不耐烦的问题，所以……

其实夜然想得没错，此刻的鲁如花没空去考虑任何人的想法，所有的一切都枉然，鲁似玉的生命在一点点消逝，她无能为力、毫无办法。方才在病房里，她看了鲁似玉好久，她不清楚鲁似玉究竟是在沉睡，还是在昏迷。她伸手去探了鲁似玉的鼻息，很平稳，也很温暖，也许这一次……又撑过去了吧？可下次呢？鲁如花感觉，自己的生活就像在看一部永远有续集的恐怖片，即使在影片的最后一分钟，主角得到了胜利，可总会有个阴影，有个尾巴躲在暗处，让所有的观众都明白，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

她知道夜然的话并无恶意，可她就是忍不住要发怒，现在的她，本能地讨厌理智地思考问题，因为理智根本没用。如果这里不是医院，如果是个空旷的草原或悬崖该多好，那么她就可以一个人大哭、大笑，不会有人看见她，不会有人对她说，鲁如花，你该如何如何。

可现在除了悄无声息的哭，还有其他能做的事吗？鲁如花垂下头，闭紧了眼睛，倔犟地站着，可连站着都觉得吃力。

“似玉醒了，在找你。”不远处，忽然传来文初的声音。

鲁如花抬起头，朝文初看过去，他就站在草坪上，大概是出来得匆忙，也没有穿外套，眼神和空气一样冷。

鲁如花没有力气再去研究文初眼神里的误会，急忙小跑着回楼里病房。